

台灣中部鐵器時代遺址新發現狗獾的意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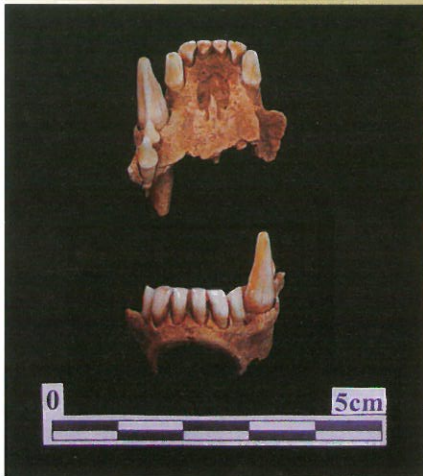


圖1.台中縣鹿寮遺址出土狗獾上顎骨殘留



圖2.台中縣鹿寮遺址出土狗獾下顎骨殘留

文·圖／何傳坤、劉克弘、陳彥君

一、前言

台灣考古學邁入21世紀之後，考古學家們對史前遺址中出土的生態遺留因發掘方法之改進，愈來愈重視其重要性。這些遺留對於了解史前人的謀生方式以及古環境重建功不可沒。本館人類學組近幾年將研究重心轉向台灣中部鐵器時代的遺址，一方面追尋這些遺址與平埔族的祖裔關係，另一方面將這些出土的動物骨骸與館內動物學組合作，望能為台灣的動物考古學奠定紮實的基礎。其中，自台中縣鹿寮遺址、台中市惠來里遺址以及嘉義魚寮遺址出土的狗獾遺骨可說是台灣動物學史上的一大發現。本文就根據狗獾的形態特徵來探討其自然史及文化史上的意義。

二、鹿寮、惠來里及魚寮遺址出土的狗獾

自台中縣鹿寮貝塚遺址灰坑（垃圾堆）中出土的狗獾遺骨包括一件上顎骨及一件下顎（圖1、2）；自魚寮遺址發現的狗獾也是一件下顎骨（圖3）；最近又在台中市惠來里遺址發現了三件狗獾標本，包括右上頷犬齒及臼齒以及右下頷臼齒（圖4）。魚寮出土的標本經由本館動物學組陳彥君小姐初步鑑定，再經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的祁國琴研究員比對該所所藏標本後，確認狗獾無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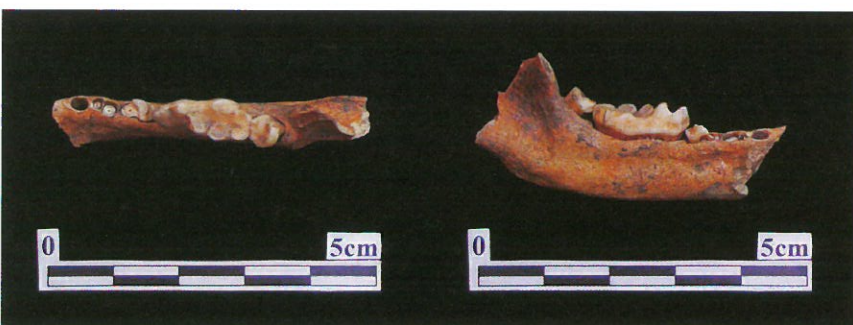


圖3.嘉義縣魚寮遺址出土狗獾下顎骨殘留



圖5.現生狗獾描繪圖

以推知沿海平原及台地斜坡應當是狗獾最後被獵殺丟棄的地點並非其棲息地。狗獾有半冬眠的習性，因此在皮下、臀部等處的脂肪甚厚。其食性為雜食，包括植物根莖、蚯蚓和昆蟲幼蟲等，特別是嗜食腐味的獸屍。對農作物危害力較大。狗獾的活動以春、夏、秋三季為主，喜歡夜間活動。

狗獾的肉不但鮮美可食而且其獾皮可製作皮衣及棉鞋內墊。由於台中縣鹿寮及嘉義縣魚寮灰坑中出土的狗獾骨骼部位均為上下顎骨及牙齒，而且骨骼表面沒有砍、割、切、刮的遺跡，推測可能不是食後殘留，因而作為皮衣的可能性目前無法排除。

狗獾的捕獵方法共有三種：挖穴法、獵狗捕捉及槍擊法。至於史前鐵器時代人的捕獵方法應以前二者為主；若獾毛在當時是平埔族祖先們與渡海來台漢人交易物品，可能因需求量大而採用獵狗捕捉及使用武器捕捉，特別是後者，演變成當時捕撈的主要方法。

四、狗獾發現的自然史及文化史意義

若依上述三處出土狗獾遺骨的

考古遺址年代來排比，其中以嘉義魚寮遺址屬大湖文化「魚寮類型」的年代最早，距今約1980至1620年；台中市惠來里遺址屬番仔園文化晚期，年代為距今1200~1300年；台中縣鹿寮遺址屬番仔園晚期的年代約在420~1010年之間。換言之，這些年代也說明了台灣中部平埔族鐵器時代的祖先們捕獵的對象之一就是狗獾。到底這些狗獾是在距今400年前或是1000年前已被趕盡殺絕或是其棲息地自低地移至內陸，目前尚難研判。但是若這些狗獾原來的棲居地在內陸而被當時的獵人所捕殺後遺棄在低平的沿海地區貝塚中，至少可以證明當時貝塚遺址的週遭環境是離海不遠，可能屬於全新世的海進期。為了要尋求正確的答案，未來必須將與狗獾共存的其他捕食的動物群進行動物埋藏學研究。狗獾的新發現使我們更進一步的大膽假設：台灣西海岸鐵器時代的遺址，特別是貝塚遺址中將會發現更多的狗獾遺骨。顯然，曾經在史前時代風光一時的狗獾之消失的這一段動物學史實，若無鹿寮遺址狗獾的新發現，大概其真相難以大白。



圖4.台中市惠來里遺址出土狗獾犬齒及臼齒殘留